

王寵「辛夷館印」藏書印考辨

■ 張家榮

明代以書法知名後世的王寵（1494-1533，江蘇吳縣〔今蘇州〕人），史稱其「行楷得晉法，書無所不觀」，他在書法史上的成就自不待言，而他對「書無所不觀」的需求所引發的收藏活動，則使得他於藏書史中亦有一席之地。雖然他在藏書史中有一些篇幅，但相比書法史之述則顯簡略，以致於不少後學對其藏書流向與部分藏印誤判。基於此，本文嘗試從文學、藝術面向進行考析，期能還原王寵在藏書領域上的部分真實面。

王寵與文徵明的藏印混淆

王寵和文徵明（1470-1559，江蘇長洲〔今蘇州〕人）的學藝交往相當密切，所以《明史》將其列於文徵明附傳。但由於文徵明年長王寵二十四歲，且因王寵四十歲就英年早逝，以致於很多後世學人忽略了王寵身後藏書是傳歸文徵明的事實。如清代學者陳鱣（1753-1817，浙江海寧人）〈宋本《周禮注》跋〉：「前有『玉蘭堂』印，又『古吳王氏』及『辛夷館印』，又『季振宜藏書印』。蓋始為文衡山，繼為王雅宜藏，後歸季滄葦者」。¹此處「玉蘭堂」印、「古吳王氏」、「辛夷館印」及「季振宜藏書印」即分別是文徵明、王寵與季振宜（1630-1674，江蘇泰興〔今泰州〕人）用印，可見陳鱣雖然沒有說清藏書流傳順序，但他對文、王二人藏印是能分清清楚的。

而且，更因為文徵明聲名地位相對高過王寵，故而連王寵的部分藏書用印也被誤以為是文徵明的了。如清末藏書史家葉昌熾（1847-1917，江蘇長洲人）評價王寵時談到「滂喜齋藏宋刻《雲齋廣錄》，有『王履吉印』、『鐵研齋』二朱記。又宋刻《東觀餘論》、元本楊子《法言》，並有『古吳王氏』、『王

履吉印』，與『竺塢』、『玉蘭堂』、『翠竹齋』、『梅溪精舍』、『五峰樵客』、『文氏』諸印」，最後更特別點出王氏藏書盡歸文氏後，所造成二家藏印雜廁不分的情形。²葉昌熾不同於陳鱣，他雖清楚王、文的藏書傳遞順序，但在談到文徵明藏印時亦直言「所見待詔藏書，引首皆用『江左』二字長方印，或用『竺塢』印，或用『停雲』圓印。其餘藏印曰『玉蘭堂』、曰『辛夷館』、曰『翠竹齋』」，³可見他也分不清兩人藏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藏宋紹興二十八年（1158）明州修補舊刊本《文選》係清宮昭仁殿「天祿琳琅」舊藏，其目錄頁裡（圖1），有「辛夷館印」朱方、「鍊研齋」白方、「玉蘭堂」白方、「翠竹齋」白方、「季印振宜」朱方、「滄葦」朱方等，正好與前述陳鱣所看到的書有一樣的遞藏狀況。這當中，屬於季振宜的後二印是沒有疑義的。問題在於前二印，若據《中國藏書家印鑒》所錄，此兩印皆文徵明所有。但該書亦記載王寵有藏書之所曰「鐵硯齋」（鍊與鐵、研與硯皆通同，以下引用皆據原書），此矛盾當為作者失察。⁴而王寵既然有「鐵硯



圖1 梁蕭統編 唐李善等六臣注《文選》 宋紹興二十八年明州修補舊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014502

齋」藏書室，所謂「鍊研齋」印的歸屬自然是沒問題的。

前述故宮典藏的宋紹興二十八年明州修補舊刊本《文選》過去曾收錄在《天祿琳琅書目後編》中，當提到遞藏源流時，王寵是沒有被提到的，⁵推想除了是因他相對聲名不顯外，編目者對文、王藏印之認識混淆應也是原因。從此，後人多參考于敏中（1714-1779，江蘇金壇人）、彭元瑞（1731-1803，江西南昌人）等人所編《天祿琳琅書目》前後編之著錄，卻未細查「辛夷館印」及其印主，⁶這也可以說是造成混淆的源頭。⁷

釐清「辛夷館」藏書印歸屬的管道

不論如何，既然藏書目錄或文獻研究已是言人人殊，那是否有更好的釐清途徑呢？以下嘗試從文學、書畫作品上的記錄去求索。

一、從文學作品尋找線索

從詩詞蒐尋判斷依據可能是好個方向。如王寵文友朱曰蕃（1501-1561，江蘇寶應人）〈感辛夷花曲〉：「山陽聞有合歡齋，石湖亦築辛夷館」，⁸述說蘇州石湖築有辛夷館，而隱居石湖耕讀的王寵，當然可能是有關連的。又如時代更晚，但對王寵之人、書、事情有獨鍾並曾為其纂輯年譜的翁方綱（1733-1818，順天大興〔今北京〕人）〈文文水石湖圖歌〉：「精舍山窗同燕坐，辛夷館和鞞鞞篇」與〈文衡山赤壁圖王雅宜書赤壁賦合卷為邱東河郡丞題〉：「鞞鞞辛夷館，蒼蒼石湖院」，⁹因王寵另有「鞞鞞齋」，故應與辛夷館同在石湖。這些詩詞本來應該受關注的是其主觀文學感染性部分，但此時卻也恰好為我們留下了客觀的文獻線索。

二、從書畫款印尋求證據

王寵係以書法知名於世，一般文人在書法作品上也總是會留「款」鈐「印」，故嘗試從其書法作品尋求蛛絲馬跡。如明李日華（1565-1635，浙江嘉興人）《味水軒日記》卷六所錄：「販墨者汪生以卷軸來閱……，有舊人臨顧闈中〈韓熙載夜宴圖〉，較余武林所見者尤勝，有三跋可錄……，嘉靖壬辰秋九月廿又七日雅宜山人王寵書於辛夷館」。¹⁰再如明末郁逢慶（約1573～約1640，浙江嘉興人）《續書畫題跋記》卷十一之記錄：「〈王履吉五言詩〉……王寵『辛夷館印』朱文」。¹¹與清卞永譽（1645-1712，漢軍鑲紅旗人）《式古堂書畫彙考》書考卷二十六所記：

其五

明光甲仗下金雞中使星軺降紫泥三殿
絲綸垂象麗九霄日月覆益俱雲扶實
鼎黃風穆天邊璣衡舜政齊更喜求賢
溫語切龍光長指鈞璜鑿

其六

內侍傳宣搃神貂肅貢絲絡通乘軺尔
曹內食終無賴天下軍輸半已凋朔雲炎
風歸紫極銅駝金馬鬢青霄萬季歷
服超三五努力夔龍翊帝堯

其七

曉仗彤雲拂羽旗大行重引漢官儀紫
衣簪筆鈞陳肅白席談經刻漏遲即
喜春王傳正朔似聞天樂奏咸池南星錯落
江沱遠北斗瞻依董食私

嘉靖甲申五月廿三日雨中坐
辛夷館風竹蕭疎坐無雜客
與

劉復孺晤語因錄舊作請改

王寵履吉書



圖2 明 王寵 書辛巳書事詩 冊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恨東回

三月草長，
風塵宣戰，
龍虎捲雲，
飛花滿徑，
情

其五

故游船晚，
雲歌粵女，
舞

其六

數把霜落，
恰如已際，
風留雨中，
洋深山色，
掠梁

其七

金山浪水，
梅樞在，
顏色轉，
如

其八

古木朱，
浪定斜，
江沙

重色銷，
千里尊，
黃日朱，
楓北江，
高留何，
一柱支，
房石空，
下自空，
咽習，
龍臣未，
主極，
浪，
曉白，
海，
風，
未騎，
沙，
丁，
宜，
湖

圖3 明 王寵 書雜詩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王履吉書枚乘七發卷〉草書，烏絲闌，藏經紙十一幅，長七尺許，每幅俱有「辛夷館印」，原文不錄……款書：「丁亥夏五與□□（原書缺文）昆仲同寓石湖精舍，山窓燕坐為寫此卷，雅宜子王寵識」。¹²

儘管以上文獻的款印記載，已經不同程度地說明了辛夷館與王寵的關係，但還是可能有人會說李日華、郁逢慶、卞永譽記載所見到的王寵題款、印記只是間接史料，且這些作品現今可能已不存，因而未必百分之百可信。是以，在此試著再進一步查察現存的王寵書法，對於釐清「辛夷館」及「辛夷館印」的歸屬問題，則有不同於某些傳統藏書史探討人云亦云之發現，如現藏故宮的王寵〈書辛巳書事詩〉（圖2）後題款云：

嘉靖甲申五月廿三日，雨中坐辛夷館。
風竹蕭疎，齋無雜客，與劉復孺晤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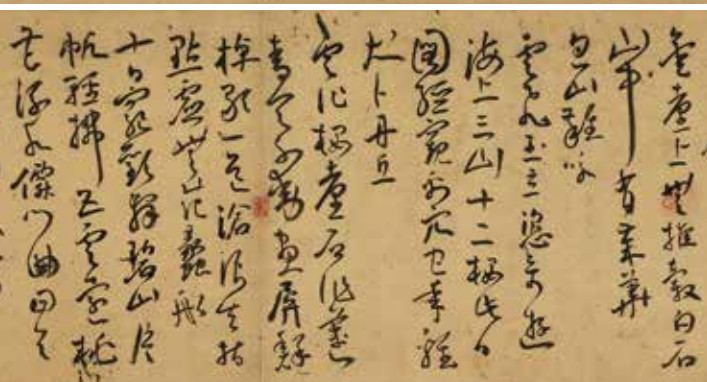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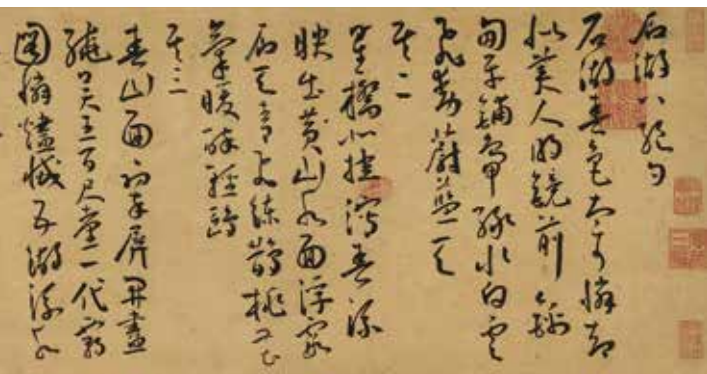
因錄舊作請政。王寵履吉書。

既然說齋無雜「客」，想必王寵無疑是辛夷館之「主」人。又，同樣典藏於故宮的明王寵〈書雜詩〉卷（圖3）與明王寵〈雜書〉卷（圖4），亦分別鈐有作者「辛夷館印」朱方與「辛夷館」朱長等接縫印、引首印。

結語

由此看來，文學與書畫作品除了文藝欣賞價值外，也會有隱藏在其中的額外訊息可供探求。特別是現今仍傳世的書畫藝術品，其上所書所鈐在作者或關係人之人事考察上，有時更會有出乎意料的一手史料意義。以下表列筆者所見王寵、文徵明藏書用印以供延伸參考。

作者為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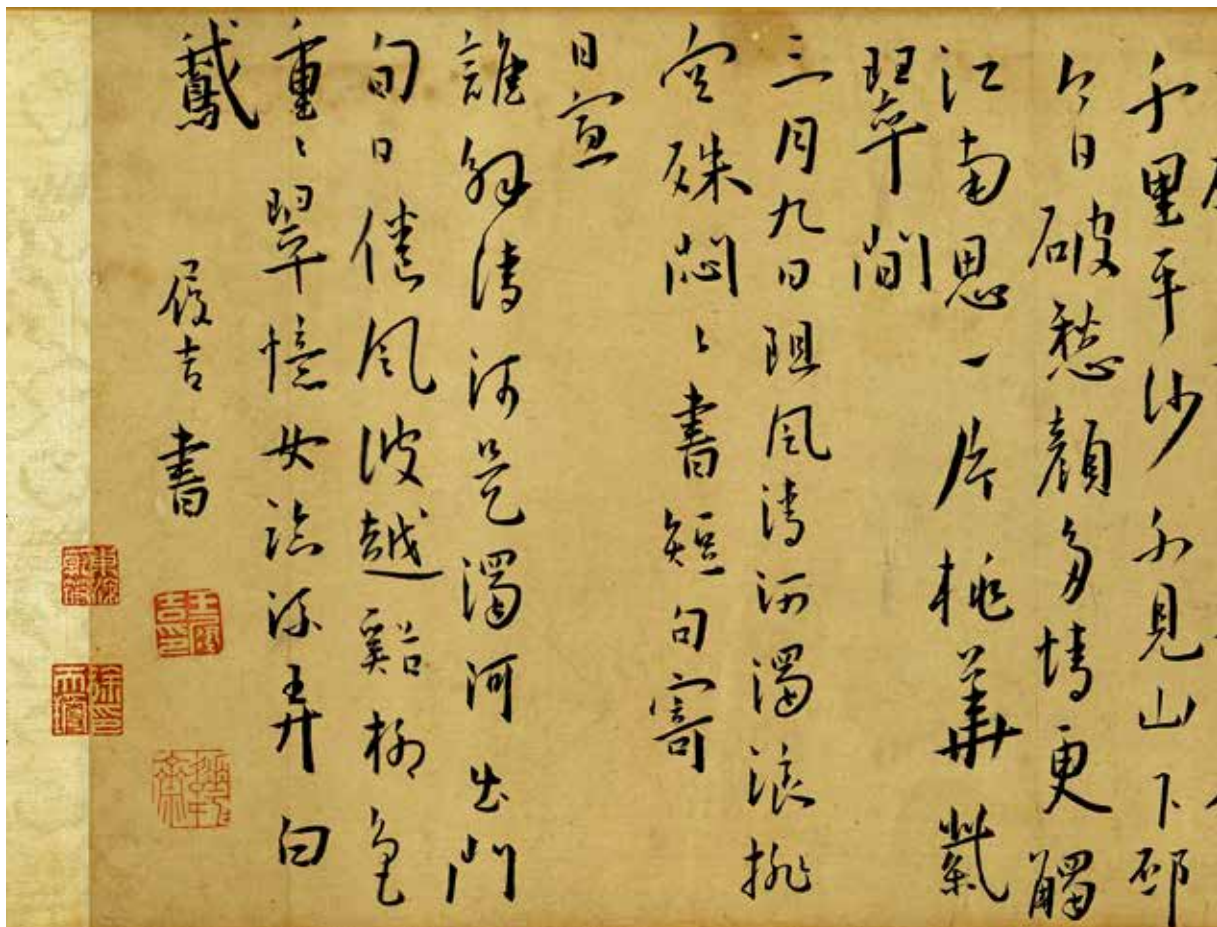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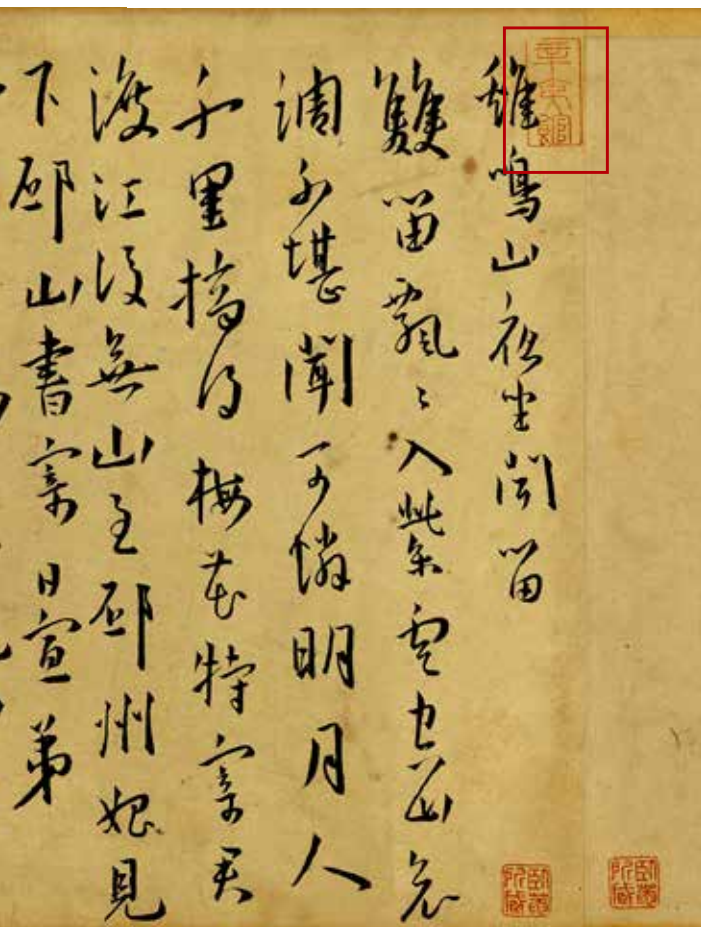


圖4 | 明 王寵 雜書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附表 王寵、文徵明藏書用印

作者製表

	出身印	名號印	齋室印
王寵	太原王寵（白方） 古吳王氏（白方）	王寵履吉（白方） 王履吉印（白方） 王氏履吉（白長） 王履吉之印（白長） 王寵私印（朱方） 雅宜山人（白方）	辛夷館印（朱方） 大雅堂（朱長） 鐵硯齋（白方） 采芝堂（白方）
文徵明	江左（朱長） 惟庚寅吾以降（朱長）	文徵明印（白方） 徵明（朱長） 徵仲（朱方） 停雲（朱圓） 文仲子（白方） 衡山（朱長） 衡山居士（白方）	玉蘭堂（白長） 玉蘭堂印（朱長） 玉蘭堂圖書記（朱長） 玉磬山房（白長） 翠竹齋（白長） 梅谿精舍（白長） 竹塢（朱長） 停雲館（朱長） 悟言室印（白長）



註釋

1. (清)陳鱣，《經籍跋文》，收入《宋版書考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宋本《周禮注》跋〉，頁220。
2. (清)葉昌熾著、王欣夫補正，《藏書紀事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卷2，頁169。
3. (清)葉昌熾著、王欣夫補正，《藏書紀事詩》，卷2，頁153。
4. 林申清，《中國藏書家印鑒》(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頁11-12、19。
5. (清)彭元瑞等撰，《天祿琳琅書目後編》，收入《清人書目題跋叢刊·第十》(北京：中華書局，1995，據清光緒十年長沙王氏刻本影印)，卷7，頁324-327。
6. 如葉昌熾乃據《天祿琳琅書目》判斷「玉蘭堂」、「辛夷館」諸印為文氏所有。參看：(清)葉昌熾著、王欣夫補正，《藏書紀事詩》，卷2，頁153；蔣鏡寰，《吳中先哲藏書考略》，收入《中國歷史藏書論著讀本》(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0)，頁650；與任繼愈主編，《中國藏書樓》(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頁981。直接沿用葉說，而《中國藏書樓》頁278更矛盾地載錄王寵有「辛夷館印」。
7. 如前編卷二《容齋三筆》條著錄「玉蘭堂」、「鐵硯齋」、「辛夷館」、「季振宜藏書」等印，並云：「此書歷經長洲文徵明、楊李項篤壽、秦興季振宜、崑山徐乾學收藏，俱有印記，餘無考」。同書卷三《樂城集》條著錄「玉蘭堂」、「辛夷館」等印，且云：「明文徵明藏本，有玉蘭堂、梅溪精舍、辛夷館諸印」。見(清)于敏中等撰，《天祿琳琅書目》，收入《清人書目題跋叢刊·第十》(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41、56。
8. (明)朱曰藩，《山帶閣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明萬曆刻本印)，冊110，卷10，頁127。
9. (清)翁方綱，《復初齋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清刻本影印)，冊1454，卷15、31，頁491、642。
10.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民國十二年劉氏刻嘉業堂叢書本影印)，冊558，卷6，頁461。
11. (明)郁逢慶，《續書畫題跋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816，卷11，頁941。
12. (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臺北：正中書局，1958，據民國辛酉仲秋鑑古書社本影印)，書考卷26，頁431。